

百姓纪事

人生百

卑微记

◎安宁(内蒙古呼和浩特)

吃桌

◎张晓东(平顶山市特殊教育学校)

“吃桌”是我们这里的方言,有的地方叫“坐桌”“吃请儿”“吃整场儿”“吃席”,就是亲朋好友家有红白喜事被邀请去庆贺、哀悼后的一个宴席。

童年的我最盼望两件事,一个是过年,另一个就是吃桌,因为都能穿上新衣服美美地吃一顿。直到现在,我们那里谁买件新衣服穿上了,还会被别人调侃:噢!今儿是有啥好事吧,吃桌衣裳都穿上了。或者会自我调侃:就这一件吃桌衣裳,可不敢弄脏了。

记得那时候,村里有人家办桌,都会去我们小学借板凳。我们的板凳也就是一个长约一米五、宽约20公分的木板,两头被两个木制的三脚架支撑起来的简易座位。一个板凳可以坐两个人,同座的一个站起来,必须给另一个打招呼,要不板凳会变成跷跷板,让坐着的那个摔个屁股蹲儿。据说我们学校的板凳已坐了两代人,板凳面被屁股磨得发亮,在太阳下面能照出人影来。

吃桌一般要跟父母去,但早上上学时是不能穿吃桌衣服的,以免弄脏,毕竟吃桌衣裳就那一件。在学校哪能认真听课?老师在上面讲,我所想的是今天桌面上会不会上个整鸡,是甜的还是咸的?先吃鸡腿还是鸡脯?一定不能和赵涛坐一桌,他的手快,说不定我没抢到鸡腿,他就已经吃到嘴里了。下课自然要问一问同学今天有没有去吃桌的,有的话就一起讨论跟谁去、是否有新的吃桌衣服、咋还没人来拉板凳。对不能去吃桌的,大家会投去怜悯的目光。

看到板凳被拉走,我们撒腿就往家跑,生怕父母不帶自己。我的吃桌衣服上衣是一件小军装,黄色的扣子上还有五角星,每一个扣子都要整整齐齐扣好,再用两只手从胸前往下扒拉几下,至于后面,自己是看不到的;裤子是母亲在家缝制的,腰带是被母亲缝到衣服里面的橡皮绳,因为缝制时打算让穿上两三年,裤腿后面已经被脚踩得有点卷起来了,不过没关系,往上提到肚脐就踩不到了。站在镜子前,是把上衣掖进裤腰里面还是露在外边,使我很纠结,如果赵涛放里面了,我的还在外边,就显得我太不“时尚”了。

一次跟父亲一起去参加婚宴,大人们到主家时一般先坐在一旁寒暄:“这是谁家老二啊?长这么大了?属啥哩?老大上初中了吧?学习咋样?多好,以后俩劳力!”父亲一一作答,并拿同样的问题反问过去。我耷拉着脑袋站在一旁,偶尔看到学校的男同学,会

朝他们挤一下眼,碰到女同学就装作没看到。他们自然也是跟着父母的脚后跟,绝不走偏一点。

新媳妇到家时,女人、小孩们都会往前凑,我也是拧着头往屋里扎,从大人們的腿中露出一个头,看一下新媳妇长什么样,要不到学校怎么和没有来的同学叙述?叙述不到位会被他们认为我压根儿就没有去吃桌。

等到快开席时,照事儿的会讲:女客坐这边,男客坐那边,大家才自由组合,找一张饭桌坐下,爱喝两杯的自然就坐在一起了。一张桌七个座位,一番拉扯:你坐、你坐!不,应该你坐!最后,主位当然留给年长、辈分高者。哎!小孩儿是没有座位的,小一点的被父母抱着坐在腿上,像我是不用管的,站着更方便夹肉。临走前母亲给父亲交代:你也不喝酒,就找个老头儿们多的桌坐下,孩子也能跟着多吃点。别只顾自己吃,给孩子多夹点菜。

先是上八盘凉菜,但筷子迟迟不上,我只能一下下地咽口水。要是再过几分钟还不放筷子,不要紧,我会折一根树枝做成筷子。当然不仅仅是我,那时的小孩儿都会,父母只会说:看看你,别人都没动呢,你可先吃了。一个桌子的其他大人会笑着劝解道:小孩儿么,饿得快,先吃点!来,我这边这盘猪耳朵放你那里,好夹住。等筷子上来了,大人们再闲谈几句,然后才拿起筷子说:来吧,看人家都开始了,咱也吃吧。主位的人夹过第一口菜后,其他人就拉锯似的往嘴里送。

凉菜吃一会儿,照事儿的会大声喊:有没有人吃肉过敏?过敏的说一下,给你们炒鸡蛋。这时赵涛一下蹦了起来,说他过敏。“你吃肉也起痒疙瘩?”“嗯……我吃肉头会抖”。一旁大人哈哈大笑,我想这小子竟然吃肉头会抖,我咋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小子是想吃炒鸡蛋自己瞎编的理由,这精明劲儿着实让我佩服。

等热菜上来了,我已经趴在水龙头上喝水喝饱了:凉菜吃太多,有点咸了。接着我找赵涛一起去旁边玩一会儿,但眼角要时不时瞄着糖角是否端了上来。糖角可不能错过,我还要多抢几个放在酒盒里,带回家让母亲和哥哥各尝一个,剩余的我得慢慢享用。

近几年,村里的人富了,很多人迁到城区居住;新校舍宽敞明亮,老板凳也全然不知去向,只有带靠背的座椅。偶尔我会回去吃桌,但再没有坐过老板凳,也再没见小孩儿用树枝做筷子了。

人的记忆真是奇怪,许多年过去,我依然记得那一段并不闪亮的青春。那些细节栩栩如生,长在记忆的枝头,仿佛月光下静寂的树木,每一片叶子,都在潮水般涌动的夜色中,散发着饱满动人的光泽。

十五岁,我考上了县里最好的高中,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去学校报到。出村前,他推着车在前面慢慢地走,我跟在后面,和他一起向路上的村人打着招呼。父亲满脸都是笑容,这让他看上去年轻了许多,他被人问了许多遍,也骄傲地大声说了许多遍,他的女儿考上了一中,他要去送她上学,学费很贵,一年八百多。人们带着羡慕,啧啧称赞,父亲就在这赞美声里,脚步愈发地轻松,好像他正走在充满希望的绿色田野里,在这光芒万丈的麦浪中,像一个天真的诗人。

但父亲并不知道,在我的前面,正有着怎样波澜起伏的青春。他送我抵达渡口,却无法陪我继续前面的行程,一切,都将由我自己掌舵,划向三年后的高考。

那时,我开始起满脸的青春痘,羞于抬头看人。同班的男生走过来,我赶紧低头,视线跟对方轻轻一碰,立刻躲开去。我甚至因此有些背弓,好像一只卑微的虾米,每日缩在自己的壳里,背对着人,孤独地游来游去。同桌是一个帅气的男孩,有一天,他满头大汗地打球回来,翻开新寄来的一本杂志,看到上面一款非常流行的祛痘广告,便指着向我说道:

你可以买这个试试。或许,他只是无意中表达他的关心,但落在我的耳朵里,却是一声惊雷,轰地炸响,我脸上的每一颗痘痘,都跟着炸伤,鲜血淋漓。我的眼泪快要流出来了,但我却强忍着,一滴都没有滑落下来。那个好心的男生,永远都不会知道,就因为这一句话,我偷偷找班主任,要求调一个位置,我宁肯在靠窗的位置,不被老师们注意,也不再跟一个善良地给予我关心的男孩在一起。那些代表了青春的痘痘,每一颗,都写满了自卑。

我还得了严重的脚气,用了许多的方式,都治不好。为了减缓那种深入血肉的奇特的痒,我只能穿了丑陋的黑色方口布鞋去上课。课上到中间,常常忍不住,解开鞋带,舒展一下痛苦的双脚。我不知道,这样一个细节,正被身后一双眼睛悄无声息地窥视着。那是班里一个成绩优异的男生,擅长舞文弄墨,写诗作词,常常在课下跑到讲台上,龙飞凤舞地写下他对生命的呐喊。我从未想过,他会在某个晚自习写信给我。信里表达了对我的赞美,95%的赞美里,夹杂着一句困惑:像你这样秀气文雅的女孩,为什么课上会做出脱鞋这样不文明的举止呢?我的耳畔,又是轰隆一声惊雷炸响。这一次,我哭了起来。而后学了男生的语气,写下洋洋万言,用100%的愤怒,反击他对我“羞辱”。是的,那一句反问,几乎成为我整个高中时代的羞耻。为了雪耻,我将双脚伸

向一种类似硫酸的药物,那是父亲求来的偏方,当我的双脚浸入,剧痛中,一层皮瞬间脱落。

伴随这种疼痛的,还有我的神经衰弱。我无法入眠,整夜整夜地头疼。父母并未将此放在心上,只是以为我缺乏营养,让我每天吃两粒鱼肝油。那是高二,我的头疼了整整一年,我就在这样无人能够理解的疼痛中,坚持日复一日的读书考试,为了不知道会不会到来的希望,卑微地努力着。有时候母亲会来接我回家,她骑着自行车,我坐在她的身后。母亲总是絮絮叨叨,问我最近学习怎样?考试怎样?一定要好好学习啊,考过姨妈家的两个孩子,为家里争气。最后,她会犹豫着问我一个问了多次的问题:你觉得自己有希望考上大学吗?

怎么回答呢?我的心里也是疑虑、困惑和迷茫。我也希望有一个人陪在我的身边,给我鼓励,告诉我:你一定能够行的。可是没有人告诉我,原本应该让我觉得安慰的母亲,也需要我来确认即将到来的未来。她的心里,跟我一样,起了漫天的大雾。她想拨开那一层云雾,看一眼前面是遍洒阳光的晴天,还是黯淡阴郁的雨季。

我从未给过母亲失望,我每次都轻声又坚定地告诉她:有希望的。

我低头行走了三年,最终,拨开那些悲伤、疼痛、自卑、失落、迷茫,给了母亲,更给了自己,一个确信无疑的希望。

遇见好书

汉字蕴含的智慧

——读唐诺《文字的故事》

◎秦延安(陕西西安)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被发现,到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单字“悬赏”10万元,国人一直苦苦探寻甲骨文的真实身份,但至今仍有一大半字未识,破译之路依然无比漫长。文字究竟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它们都代表着什么意思?未来又将走向哪里?

专业读书人、台湾著名图书出版家唐诺在其新版《文字的故事》(九州出版社2020年4月1日出版)中,以优雅的文笔、深邃的思想、诗意的想象,在远古先民造字的生命现场展开对文字这种“极忍亵世故的动物”的生命历程、本质与意义、责任与困境,以及未来命运等问题的深度思索,让我们在文字的故事里嗅到生命的智慧与芬芳。

这是一部讲述文字历史与命运的寓言,也是一部以文字学视角书写的思想文化随笔。在书中,那些伟大的字、聪明的字、诗意的字、美丽的字、异想天开的字、最本雅明的字、奇怪的字、低贱的字、可怕的字、简化的字、死去的字、卷土重来的字……携带着先民的生命记忆与思维线索,构筑出人类认知的丰沃土地。原本单调枯燥的文字,被作者用讲故事的方式还原出它们各自的温度、色泽与记忆刻痕,鲜活灵动,妙趣横生,让人读来不能自

拔。同时,作者还将丰富的社会学、人类学、符号学、语言学等知识熔铸其中,让该书成为百科全书式的文字通识,既普及了文字的历史,又消除了我们长久以来对文字的恐惧:原来和我们日日共处、时时相觑的熟悉文字,竟然藏着那么丰富、那么繁华、那么陌生而新鲜的风光。

长久以来,文字于我们只是认识世界的工具,其实,文字还承载着文化发展、延续文明的重任,这从甲骨文便可窥一二。比如“伸直身子,睁大眼睛踩上高处的人”,便是“臣”字,意思是随时得睁大眼睛,非常谨慎戒恐的人;“可怜巴巴的日字,上头压着壮阔汪洋的大水”便是“昔”字……在作者笔下,晦涩的甲骨文变得温柔可以触摸起来。它们看似平淡无奇,却是古人“对远古的记忆存留,充满美感,充满哲学况味,也充满启示力和想象力”。它们如一个个双头钩,一头钩着广袤的宇宙,一头钩着抽象的意义世界,让有声的语言以及无声的思索和想象不会灰飞烟灭,可以沉淀下来,从而开始堆积、延续并负载情感,让思维和表述有了厚度。而我们研究保护文字,实际上是保护人类脆弱的生命与智慧。

我们对这些远古文字进行“推理”,在浩瀚字海中搜寻蛛丝

马迹,并不是只为了知道,而是为了领会到文化的意义,从而内化成自身的精神建构和精神气质。比如武则天为自己取名“曩”,意为日月并明双双高悬天空的无尽光明异象。虽然武则天是一代女皇,但她误以为政治权力可位移到文化创造场域同样有效运作时,便不免出糗了。于是骆宾王执笔写《为徐敬业讨武曩檄》时,把曩写成了曩,看似笔误实则有意为之,“你要吹牛造字说自己日月照临得天独厚,我就顺势把你贬为一只凶狠嗜血的扁毛畜生,这是懂文字的人对不懂文字的人一种拐弯抹角的修理法”。比如,当小游标跑到大树顶端,指的是树梢枝丫,为“末”,跑到中央是树干部分为“朱”,降到底部为“本”,意为树根。作者不仅给我们讲了这些文字的故事,更引领我们观察造字的原因、方法、过程,一点点联系、引申、想象,引经据典,让我们轻而易举地便触摸到先祖的思想。

一字一故事,一词一千古。唐诺在甲骨文大街上的寻踪推理之旅,不仅是重返文字的黎明,更为我们拉开了一幅幅由文字绵延开来的阔大深邃而又亲切可感的历史与文化画卷,让我们在网络语言与影像兴盛的时代,找回与文字久违的亲近和信任。

